

“李焕英一代”：不服老的母亲，不知倦的母爱

新华全媒+

本报记者雷琨、宋瑞、王井怀

对于每一个为生活打拼的人来说，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多少呢？

网上曾流行着一道为与父母分处两地的子女出的“亲情算术题”：假如一年只有过年7天能回家陪伴父母，按一天相处11小时计算，若现在60岁的父母活到了80岁，我们实际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，只剩1540个小时，也就是64天。

如此计算，陪伴父母不能再期待“来日方长”。

今年贺岁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开头里，贾玲有一句旁白，大意是说，从她记事起，妈妈就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了，以至于她常常忘记，妈妈也曾是个正值青春的小姑娘。这句台词，引起了无数“80后”“90后”观众的共鸣，以至于那段时间，“我的李焕英”屡屡登上热搜。

但实际上，真正有时间去影院看电影的“李焕英们”并不多。现实生活中的她们即使到了退休的年纪，却仍然身兼数职：有的包揽一切家务、化身家庭“后盾”、跻身“带娃族”；有的与孩子分隔两地，把思念藏在心底，隔着手机屏幕报喜不报忧；有的遇到病魔却依旧乐观坚强……她们以“无所不能”的中年妇女形象示人，用自己的“不服老”继续为儿女撑着遮风挡雨的“伞”。

上有老老，下有小小

“这家离了我不成”

卢芬住在天津市河东区的女儿家，但她没心思去广场跳舞，也顾不上看别人口中津津乐道的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她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，再把每分钟掰成八瓣儿。

卢芬今年63岁，是92岁老娘的闺女，37岁女儿的妈妈，5岁外孙的姥姥，她的一天被各种身份及其对应的职责占得满满当当。

早上7点，“姥姥”卢芬爬起来，给外孙烧一壶纯净水，倒进大杯子晾着，保证送外孙上幼儿园时，水刚好晾到合口的温度。女儿上班、外孙上学，卢芬一个人在家收拾屋子，手上的活儿不能停。一停下来，就会想起丈夫老孟。

去年秋天，老孟突发心脏病去世。晚饭时，一大家子人还高高兴兴地吃了顿涮羊肉，到夜里人就没了。快一年了，卢芬始终没走出悲伤，想起丈夫，她随时随地都能哭出来。

但“妻子”卢芬不能哭太久，因为10点钟，“女儿”卢芬还要去看望妈妈。妈妈已经在床上躺了13年，起初是因为抑郁症，后来又突发脑梗，被彻底困在了床上。

天气渐热，卢芬惦记着妈妈后背上一片新压出的红印。红印的位置靠近脊椎，一旦发展成褥疮后果不堪设想，她放心不下，每隔一两天就去看情况，嘱咐保姆曹姨多留意些。

公交倒地铁，卢芬跑这一趟不容易。曹姨瞧着卢芬每天风尘仆仆的样子就心疼，“大姐你要么少跑两趟，要么干脆在这儿住些日子，我给你做饭、伺候你。”卢芬感动不已，“阿姨人倍儿好，不光对老人上心，还倍儿耐（天津方言，爱）我。”

但她依然拒绝了。家里请保姆才不过五六年的，那之前，给老人喂饭、翻身、换尿布，都是她的活儿。现在有了曹姨，她来了就坐在床头陪老人说话，“已经很轻松了”。

卢芬在娘家没有自己的床，她总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老父亲还在的时候，左手屋里是爸爸、右手屋里是妈妈，哪边有动静，她翻身下地就能够着。去年12月，卢芬90岁的老父亲辞世。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她失去了两位至亲。

以往，照顾父母、带小外孙，逢年过节把弟弟妹妹外甥侄女都请到家里吃团圆饭……有丈夫在的日子里，她总觉得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妻，虽然整天忙忙碌碌，但还挺有干劲儿。

老孟在的时候，卢芬一年烫一次头，烫细密的小卷花，好看易打理、保持时间久。55岁之后，起先藏在黑发里的白发开始往外钻，染发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她买染发剂回来自己染，“我一般买栗棕色的，自然、显年轻。”

现在的卢芬啥也顾不上了，每日素面朝天，岁月的白撞开人工的黑，从发根爬满发梢。她几乎要认不出微信头像上那个盘复古波浪卷发、穿淡绿色旗袍、对着镜头浅笑的自己了，“不记得是哪辈子照的”。

丈夫和父亲的离开把卢芬的生活节奏调得更快，甚至有些“超负荷”。她回娘家陪妈妈吃饭，筷子还没提起来，先从包里掏药盒，稳血压的、降血脂的、控血糖的，一样样就着水送下去，才能开饭。

“我前半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多药。”卢芬有点儿懊恼，曹姨坐过来，摸着她的头发安慰她，“你得走出来，调理好身体，日子还长着呢。”

“是，是。得走出来。”卢芬一边应着一边看手机，她是得走了，小外孙下午3点半放学，她得去接孩子。手机App显示，她要坐的那班公交车还有3分钟到站，她一溜小跑下楼，记者被甩在后面，想给她拍几张照片，抓到的都是背影。

自从当了姥姥，小外孙成了卢芬心里最在意的人。老孟突发心梗的那天晚上，是女儿孟晨陪着爸爸坐救护车到医院的。卢芬甚至没见到爱人最后一面，“我得在家啊！我怕孩子醒了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，他害怕！”

到幼儿园接上外孙，卢芬刷了一辆共享单车

现实生活中的“李焕英们”，即使到了退休年纪却仍身兼数职：有的包揽一切家务、化身家庭“后盾”、跻身“带娃族”；有的与孩子分隔两地，把思念藏在心底，隔着手机屏幕报喜不报忧；有的遇到病魔却依旧乐观坚强……她们以“无所不能”的中年妇女形象示人，用自己的“不服老”继续为儿女撑着遮风挡雨的“伞”



卢芬和她的家人们。



本报记者雷琨摄

车，把孩子的书包、饭盒、水壶统统堆到车筐里。她一手推着车，一手牵着小外孙的手往家走。祖孙俩从今天喝了多少水聊到奥特曼的具体分类，末了，卢芬忽然问外孙，“宝贝儿，你说姥姥好吗？”小外孙仰头看她，答了一个字，“好”。

在娘家，卢芬也问过老母亲同样的问题，“妈妈，你说闺女好吗？”她几乎是冲着妈妈喊出这句话的。母亲的听力和表达能力都退化得厉害，医生嘱咐过卢芬，要多和老人说话、交流，帮助老人保持意识清晰。听清问题，老母亲望着女儿点点头，卢芬又引导她，“妈妈你得说得出声来！”老人缓缓开口，拉长声说，“好——”

“老人孩子都说我好，女儿也需要我帮忙，这家离了我不成。”卢芬说起执着于这个问题的原因，像在勉励自己，“我不能消沉，得重振旗鼓再出发！”

听筒两端，母爱常在 把支持当习惯，报喜不报忧

50多岁时，文凤姨掌握了日语五十音图，即便有点“赶鸭子上架”的意思，但为了女儿，文凤姨觉得值。

女儿徐萌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，期间认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男友，两人相知相爱，在日本成家立业。文凤姨和爱人胜利叔支持孩子的决定，但放不下心里的牵挂。疫情暴发之前，全家人每年要团聚两次。一次是春节，徐萌和老公请假回国探望双方父母；一次是“十一”黄金周期间，老两口去日本看女儿女婿。

赶上胜利叔工作忙，实在走不开，文凤姨也有“独闯东京”的经历。徐萌由此提议，把五十音图背下来——日本的路牌大多会用五十音图标注地名，记住它，遇到特殊情况，至少可以开口问路。

“a i u e o, ka ki ku ke ko……”别看现在张嘴就来，初学五十音图的时候，文凤姨可是下了苦功的。她把五十音图存到手机里，没事就拿出来认认真念，“那时，我盯着这些‘符号’，一身一身地出汗呐。”

身在东京的徐萌对妈妈的学习成果非常满意，“她来了几次，慢慢地居然能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了，还能按照导航一个人坐车到饭店跟我们会合。”

“不过再让我往深里学，我可不干了！”文凤姨少见地产生了一点畏难情绪，“还不够我出汗的呢！”

2009年，徐萌大学毕业选择留学，夫妻俩把她送到登机口，平日里最爱跟闺女开玩笑的胜利叔，难得郑重其事了一回：“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接下来的路，要你自己往前走了。”

女儿的航班起飞，胜利叔和文凤姨调转车头，沿着高速往回开——作为父母，他们培养孩子的使命暂告一段落。接下来，作为儿女，他们要专心去完成赡养几位高龄老人的义务了。

照顾患病卧床、生活无法自理的徐萌奶奶，背着腿脚不便的徐萌姥姥上下楼……文凤姨和

胜利叔彼此支撑着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，却很少在徐萌面前提起自己的辛苦。他们知道，独在异乡的女儿过得也不轻松。

刚到日本时，生活习惯的差异、超高的物价、学业的压力，让徐萌吃不好、睡不好。她习惯性地想向父母求援，但电话说到一半，她发现，对于自己遇到的问题，“爸妈只能听着，连意见都给不了。他们离我太远了，无法想象我在这边的情况。”

那是徐萌第一次意识到，爸妈不再是“万能”的，她不得不迅速独立起来。渐渐地，她只有解决了问题，才会给父母打电话，她不想让他们无谓担心。

曾经“打酱油都要三口一起吃”、完全没有秘密的一家人，在那几年里，分守于电话听筒的两端，各自学会了报喜不报忧。

“我爷爷走的时候，爸妈都没告诉我。”提到爷爷，徐萌伸出食指用力地揉眼睛，像是要把泪水强行逼回眼眶里。

爷爷病重的日子，她正在焦头烂额地准备入学考试，父母怕再影响她的情绪，故意隐瞒了实情，直到她拿到录取通知书、整理好心情，才得知爷爷去世的消息。“现在想起来，还是有迹可循的。”徐萌怪自己当初太粗心，她还记得那时给父母打电话，常常会被按掉，过一会儿妈妈才回过来，解释说刚才有事。“其实就是在医院陪爷爷呢！”

“孝敬老人是我们的责任，孩子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能影响到她。”文凤姨解释起当年隐瞒女儿的理由。

徐萌理解父母的心思，但这件事还是让她“落下了病根”，现在她给父母打电话，只要超过两次未接，或者一连几条微信都没回，她就“不往好处想，总担心他们是不是自己病了也不告诉我”。徐萌说，她来日本是为了深造、开眼界，吃多少苦，她没打过退堂鼓。只有在打不通父母手机的时候，她会忽然想，“要是我在父母身边该多好”。

文凤姨一直很支持女儿的选择，即便再思念牵挂，她也没想过要把女儿叫回来，扣在身边。唯一一次打起“小算盘”，是在去年疫情期间，她忽然想见见女儿女婿。

徐萌和丈夫曾回国待过一段时间，文凤姨嘴上没说，心里却想着：“要真因为疫情停航了也挺好，女儿女婿就能在国内多留一阵子了。”但到了分别的时刻，她和胜利叔还是把孩子们送到了机场。“孩子有自己的生活。”她总爱说这句话。

现在，文凤姨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锻炼身体了。她的膝关节不太好，一蹲一起都觉得费力，她就有针对性地练腿——早上去公园跳舞、晚上在楼下的街心花园健步走，一次最少走三圈、每圈1500步。她还按照徐萌的建议，报了高温瑜伽班。跟教练学了一年，文凤姨掌握了基本动作，如今就自己在家“挑里面不伤膝盖的，每天坚持做一做”。

文凤姨还记得，婆婆是因为腿脚不好，才

渐渐失去自理能力的。所以，她要把膝盖养好，不让远在异乡的女儿女婿为她操心。

“万能靠山”，“坚持”不老 总以为自己比孩子“皮实”

“我妈辛苦了一辈子，这个病怎么会摊在她身上？”陆洁忍不住哭出了声。2019年，陆洁的母亲在体检中发现肺部结节，全家人本来都没当回事，“一直以为我妈身体挺结实的”。CT复查结果出来，医生告诉她，肺部结节“偏恶性的概率很大”。这句话，让陆洁陷入天塌地陷般的恐惧和自责。

陆洁一直认为，妈妈的病是累出来的。从2009年底陆洁的儿子出生算起，“我妈就总在带小孩。帮我把孩子带到3岁，又帮我带大。”

陆洁的预产期在2009年12月，父母提前两个月就从河北保定老家搬来北京陪着她。那阵子，陆洁的老公经常出差、公婆还没退休，“我妈把家里所有的事都承包了”。

外孙出生后更是如此，买菜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给孩子洗衣服、换尿布，都在姥姥业务范围之内。陆洁当年选择母乳喂养，“本打算晚上就我跟孩子睡，他夜里醒了我就抱过来喂两口，让我妈睡个好觉，稍微休息一下。”但母亲不同意，她总觉得自己才是“皮实”的那个。

祖孙三代躺在一张床上，睡眠成了“串联电路”，一个醒、一个醒。孩子哭了，妈妈帮陆洁抱娃安抚；陆洁喂奶，妈妈就坐在身边陪她。

夜幕降临，她们的睡眠被婴儿的生物钟打成散碎的小块。太阳升起，“万能姥姥”逼着陆洁补点觉，自己如常照顾外孙，操持家务。

外孙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，吃饭逐渐取代睡觉成为姥姥关注的主要矛盾。孩子的饭菜都是陆洁妈妈特别定制的，从准备材料到喂进嘴里，全程亲力亲为。

一次，陆洁妈妈正在剁排骨，一阵当当作响之后，她捂着手出了厨房。“当时我妈也快60岁了，还有点白内障，眼神不太好，一刀刺在手指上，肉都耷拉了下来。”那场景，陆洁想起就心惊胆战。妈妈反倒淡定，嘱咐她安心在家照顾孩子，自己接着伤口直奔社区卫生所。结果伤口太深，卫生所处理不了，“我妈自己又打车去医院缝针了”。

回到家，妈妈轻描淡写地告诉陆洁，“就缝了几针”。后来她无意中说漏了嘴，陆洁才知道，当时医生都替妈妈后怕，“再晚来一会儿，那块肉掉了，手指头可能就保不住了！”

那段日子，陆洁没少跟妈妈着急，为她不在意自己的身体，也为她太宠孩子。妈妈明白女儿的心思，但她控制不住自己。“等到我妹妹的小孩出生，我妈的身体、精神都明显不如以前了。”唯一没变的，就是那颗要强的心，“万能姥姥”又到小女儿家上岗了。

得知妈妈患病后，这些往事像过电影似的在陆洁脑海中一遍遍回放，她忍不住怪自

己，怪自己当初没多干一点，“我们当时要是多分担一点，我妈是不是就不会累得……”她声音发颤，又要哭出来了。

陆洁所有的泪，都是背着妈妈流的。面对妈妈的检查结果，她知道，恐惧、自责、悲伤……不管这些情绪多么汹涌，都要先放一放，眼前最重要的，是尽快确定治疗方案。她开始在网上“查东查西”，搜索一切与肺癌相关的医学资料，又和爸爸、妹妹商量好，不把具体的病情告诉妈妈，免得她多想，有心理负担。

陆洁和爸爸、妹妹一起下定决心：抓紧住院、及早手术。他们选了一家在肿瘤治疗领域经验丰富的综合性三甲医院，“我们想让她放松心情，别被肿瘤两字吓坏了。”入院理由变成了轻松的版本——做个微创手术。

陆洁说：“手术很顺利，活检结果显示，确实是恶性肿瘤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、治疗，再晚个一年半载就麻烦了。”

陆洁说，妈妈住院期间，按规定只能留一个人陪床。爸爸执意要自己陪护老伴。病房里空间有限，家属只能借到一张窄巴巴、硬邦邦的折叠床，白天收起来，晚上凑合睡。陆洁和妹妹心疼父亲，想和他轮流值夜班，被他拒绝了，“你们都要带孩子，我一个人守着你妈就行。”陆洁听了心头一颤，到了这种关头，父母还在为她们考虑。

如今，陆洁妈妈恢复得不错，休养了一阵，“万能姥姥”又“申请返岗”，张罗着要回去带小外孙了。“对我妈来说，外孙就是情感的寄托。在孩子身边，也许心情还更好一些。”陆洁说。和妈妈身上的癌细胞打了这一仗，陆洁最大的感受是，“更珍惜她了”。

父母身体健康的时候，陆洁觉得很多事都理所当然——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还年轻，自己还有大把机会陪伴他们；理所当然地把父母视作坚强后盾，允许自己像小孩子一样，倚着“靠山”松口气、偷点懒。

如今，她意识到，“靠山”也会病、也会老，理所当然的背后，是父母默默的坚持和守护。

彼此分担，双向奔赴

再远也要“近”心陪伴

不再一味强调“养儿防老”的传统观念，不少“李焕英”常挂在嘴边的话是“照顾好自己”“不给儿女添负担”。

提起将来的养老问题，几位接受采访的妈妈态度出奇一致：趁着还年轻，能帮孩子们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，等到真干不动了，住养老院也好、“抱团养老”也罢，总之不想让儿女再承受更多压力。

但亲情终究是一场“双向奔赴”，长大成人的儿女们也行动起来，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为他们奉献了一生的父母。

现在，陆洁隔两三天就利用午休时间，开40分钟车，从北京海淀区的单位赶到昌平区的妹妹家，就为了“陪我妈他们吃顿饭”。她不在意吃什么，但爸妈很在意，“我一说要去，我妈就给我烙饼，我爸就去买我爱吃的菜。”

她不愿意老人为她“折腾”，父母也总劝她工作忙就不要来回“折腾”，但陆洁能察觉到他们的“口是心非”。“嘴上拒绝，但只要我要过去，跟他们说上几句话，他们就挺开心。”为了这几句话，陆洁觉得“折腾”一趟也值了。

即便在不能见面的日子，陆洁坚持每天给妈妈打个视频电话，看看老人精神好不好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“今天怎么气色这么好啊？”“我妈现在这么年轻漂亮了啊？”为了哄妈妈高兴，陆洁学会了在电话里吹“彩虹屁”。

从2019年母亲生病到现在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她对父母说了不少过去三十多年想不起说、顾不上说或是不好意思说的话。“能多聊点就多聊点，能多陪会儿就多陪会儿。”这是陆洁总结的与父母相处的原则，“因为很多事情，你真的说不准”。

远在千里之外的徐萌也有着她的打算。徐萌知道，她的父母公婆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，即使她和老公未来长居海外，他们也会照顾好自己，但她不能不为父母的养老问题提早谋划。

“刨除衣食住行，终于能存下钱来了。”徐萌不想体验“月光族”的潇洒，她每个月都拿出收入的40%进行投资或储蓄，她还